



金玉缘

〔清〕文康 著





第二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宪冤陷县监牢



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风尘 一封书义仆托幼主



第四回 伤天害理预泄机谋 末路穷途幸逢侠女



第五回 小侠女重义更原情 怯书生避难翻遭祸



第六回 雷轰电掣弹毙凶僧 冷月昏灯刀斫余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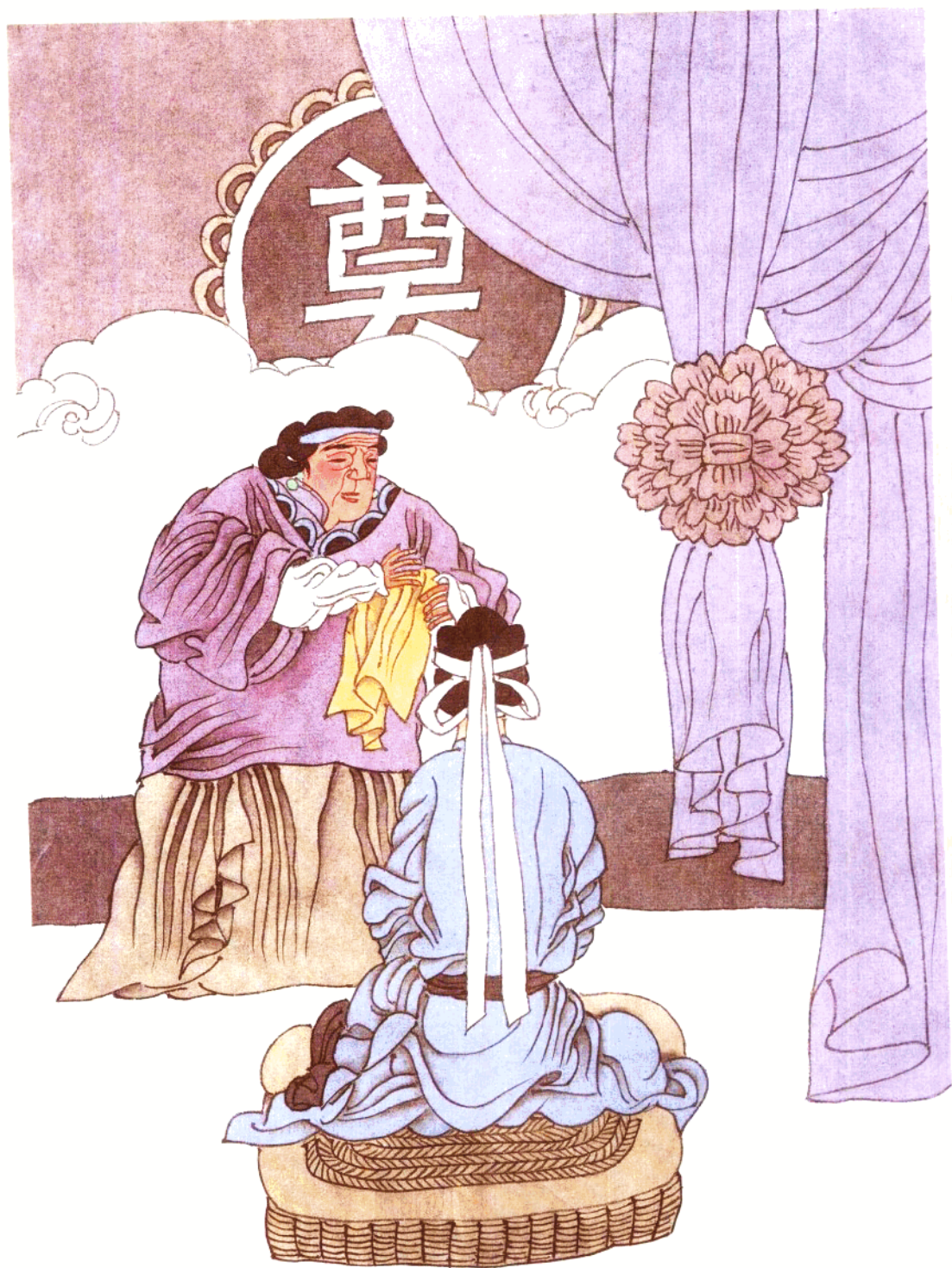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怜弱女 摘鬼脸谈笑馘淫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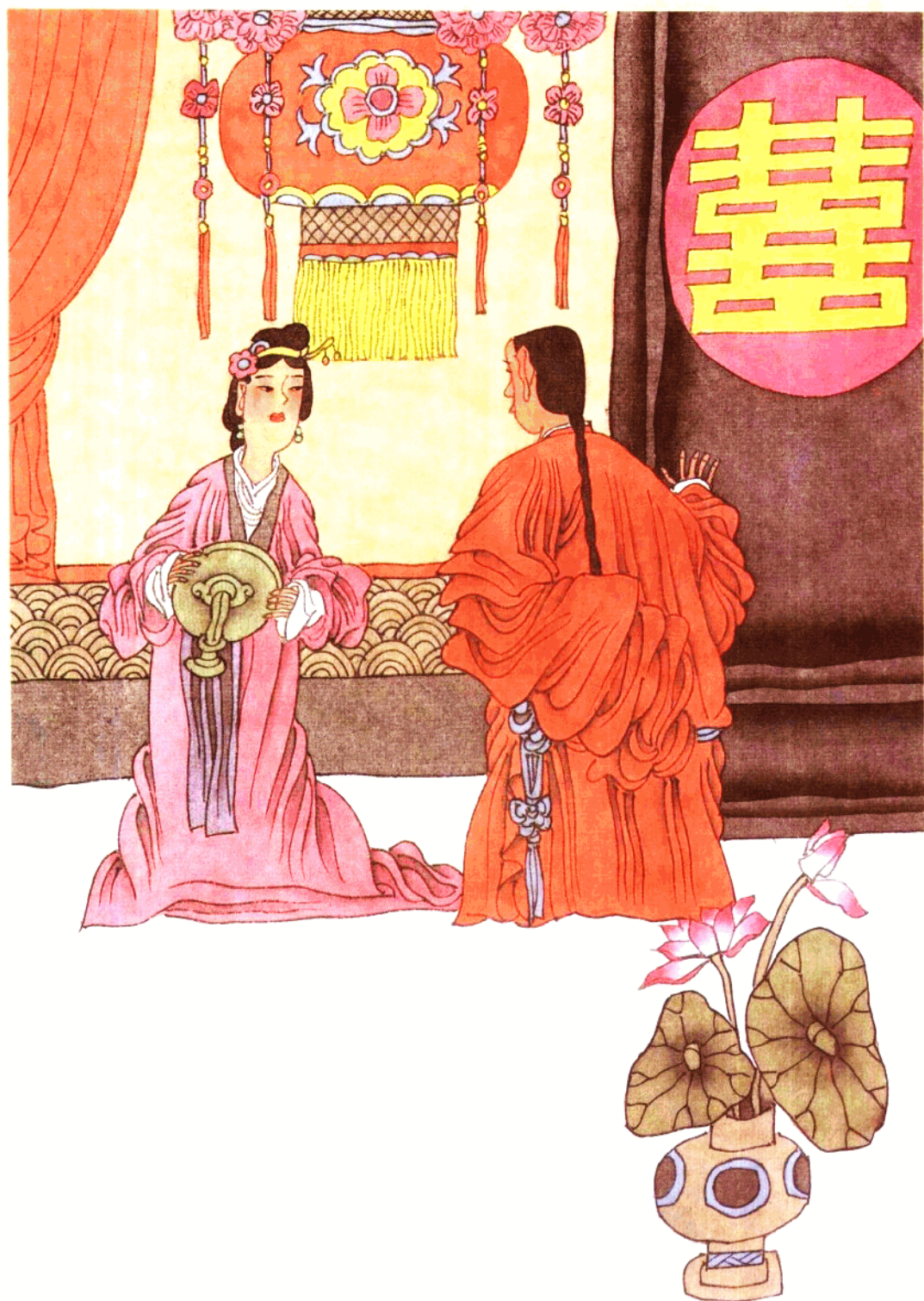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一回 糊县官糊涂销巨案 安公子安稳上长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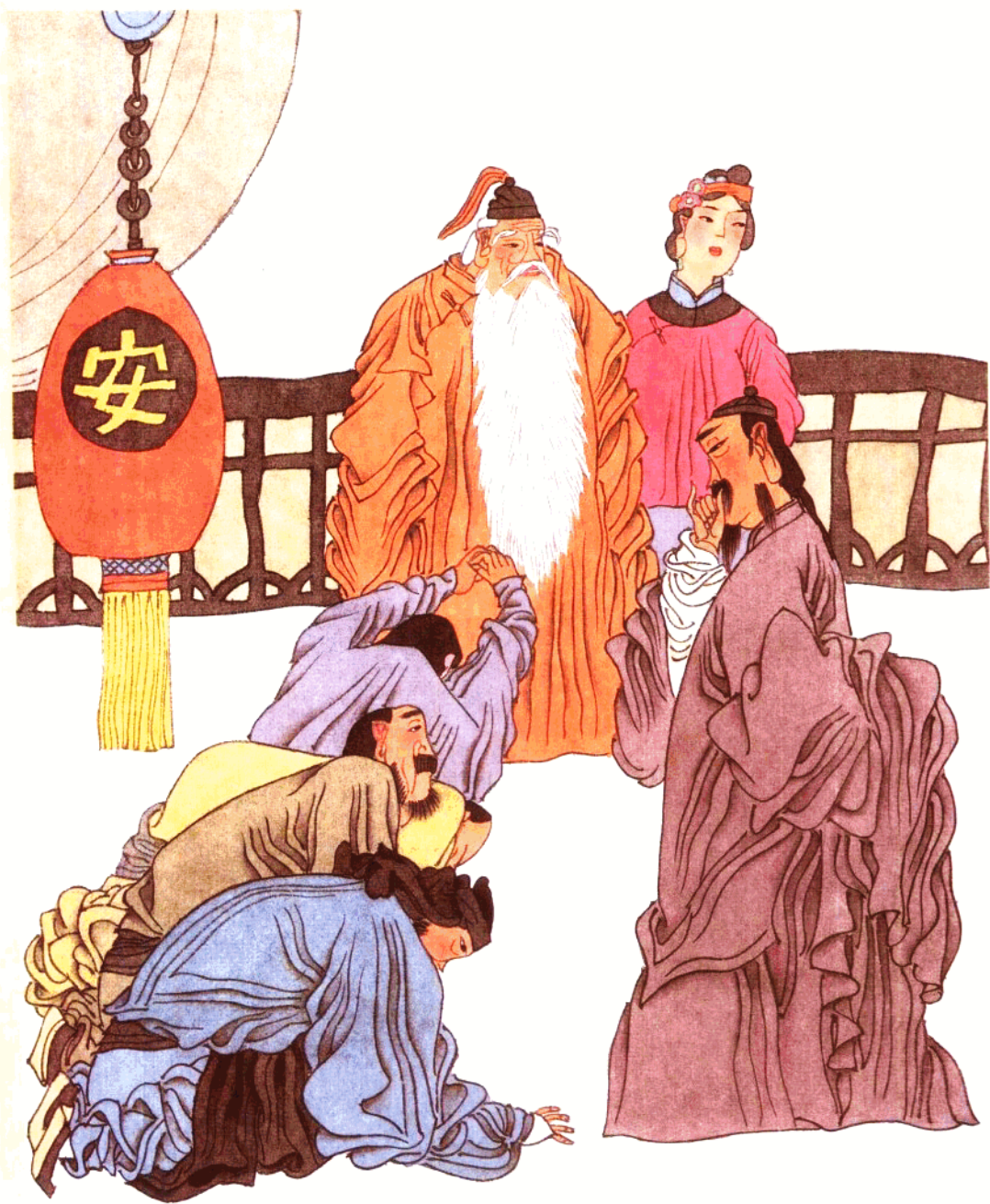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五回 酒合欢义结邓九公 话投机演说十三妹



第二十回 何玉凤毁妆全孝道 安龙媒持服报恩情



第二十八回 画堂花烛顷刻生春 宝砚雕弓完成大礼



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惊鼠窃魂 慧老翁醉索鱼鳞瓦



第三十三回 申庭训喜克绍书香 话农功请同操家政



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闱异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声



第三十八回 小学士俨为天下师 老封翁暮遇穷途客

前 言

中国的老百姓心中，大约两类人是最受欢迎的，一是清官，只看舞台味道颇浓的《包青天》居然曾红遍大陆，便可略见一斑；再就是侠客，也只看《白眉大侠》每集开始时的几句“题头诗”（刀是什么样的刀？金丝大环刀；剑是什么样的剑？闭月羞光剑；人是什么样的人？飞檐走壁人；情是什么样的情？美女爱英雄），皆为儿童少年所张口传颂，亦即可尝鼎一脔也。有趣的是，这二者在中国古代小说中，也常被放在一起描写——又岂止是“常被放在”，有时简直是形影不离了，君不见包拯、颜查散身边，总有个三侠、五鼠之类的扈从耶！大约是虑到仅以清官的几口铡未必能消停得了有玷官箴者，这或许是人治而非法治社会的必需和不能免俗，抑或许是说部为保障内容引人热闹的手段，又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也。

其实斯二者之相携，原本是有些理论根据的。韩非子在《五蠹》中早有断言：“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。”看来这儒、侠两家不仅是最有感召与影响，且亦有缘法。而后在所谓封建社会，儒得以倡而大行，侠则不免被视为盗，即便是“盗亦有道”，至多也是“若要官，杀人放火受招安”，总不免被后世诟为“鹰犬”。然其在民间却有口碑，于是由稗官野乘、街谈巷议而起的小说者流，不觉在口耳相传之间，圆了那儒侠的因缘，且其往往被目之为“英雄”，则似乎是芸芸众生与攘攘听客，看官们心中宜乎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老话有云：“少不看《水浒》，老不看《三国》。”出发点大约本乎“老要张狂少要稳”，但上自颁白，下至垂髻，不论男女，瓜棚聊斋之中，却往往大反此遗训而喜谈乐闻乎侠义，这或许是因了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之颠扑不破，生存于底层之细民，百事皆哀，而愤懑丛生。然又格于“人非圣贤”，终不能如司马迁《报任少卿书》所云“发愤之所为作”。再加上清官虽不乏数见，终不能人人时时事事得为“父母”，况又有其“为统治阶级服务”的局限。于是，抒解愤懑的办法，大抵借别人酒杯，浇自家块垒，以对侠义的忻羨、仰慕，而至对其除暴安良、打抱不平行动的摹说，以及对飞檐走壁、妙手空空手段的想像。因而鱼腹藏剑的专诸、漆身吞炭的豫让，及至刺秦王的荆轲，其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舍生取义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的行迹，不绝于书册，并进

而为小说杂传，《燕丹子》之后，乃有《虬髯客传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红线》、《无双传》等上乘传奇，至小说之成熟者之章回小说时，终有《水浒传》以扛鼎。至清，则有燕北闲人文康的《金玉缘》（即《儿女英雄传》）行世。

文康，费莫氏，字铁仙，满洲镶红旗人。其祖勒保，曾官陕甘总督、四川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等。文康则“以资为理藩院郎中”，后出为郡守，擢观察。因亲丧而丁忧返里。后起为驻藏大臣，因病而未果成行，遂卒于家。

关于本书的创作意旨，以往文学史以为是宣扬忠孝节义，甚而有以为“反动”者。鲁迅先生以为其乃“荣华已落，怆然有怀，命笔留辞，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。惟彼为写实，为自叙，此为理想，为叙他，加以经历复殊，而成就遂迥异矣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。这一点，文康家幕客马从善所撰序所云“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”可为佐证，当为平常心志之下所作的判断。至于其与《红楼梦》之瓜葛，又不仅在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相似焉，当亦存“有憾于《红楼》”之意，这一方面，不仅是读此书时“隐隐”的感觉，且书中亦有明确的“宣言”：

……就拿这《儿女英雄传》里的安龙媒讲，比起那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，虽说一样的两个翩翩公子，论阀阅勋华，安龙媒是个七品琴堂的弱息，贾宝玉是个累代国公的文孙，天之所赋，自然该于贾宝玉独厚才是。何以贾宝玉那番乡试那等难堪，后来直弄到死别生离；安龙媒过番乡试这等有兴，从此就弄得功成名就？天心称物平施，岂此中有他谬巧乎？

不过安公子的父亲合贾公子的父亲，看去虽同是一样的道学，一边是实实在在有些穷理尽性的功夫，不肯丢开正经；一边是丢开正经，只知合那班善于骗人的单聘仁，乘势而行的程日兴，每日里在那梦坡斋作些春梦婆的春梦，自己先弄成个文而不文正而不正的贾政，还叫他把甚的去教训儿子？

安公子的母亲合贾公子的母亲看去虽同是一样的慈祥，一边是认定孩提之童，一片天良，不肯去作罔人；一边是一味的向家庭植党营私，去作那罔人勾当，只知把娘家的甥女儿拢来作媳妇，绝不计夫家甥女儿的性命难堪，只知把娘家的侄女儿拢来当家，绝不问夫兄家的父子儿媳因之离间，自己先弄成个“罔之生也幸而免”的王夫人，又叫他把甚的去抚养儿子？

讲到安公子的眷属何玉凤、张玉凤，看去虽合贾公子那个帙中人薛宝钗意中人林黛玉同一艳丽聪明，却又这边是刻刻知道爱惜他那点精金美玉，同心合意，媚兹一人；那边是一个把定自己的金玉姻缘，还暗里弄些阴险，一个是妒着人家的金玉姻缘，一味肆其尖酸，以至到头来弄得潇湘妃子连